



功绩主义和工作观

□ 张丰

一次讲座上,有位听众问我:“如果努力工作,能在40岁攒够钱彻底实现自由吗?”我回答:“不太可能。把工作和自由完全分开是不对的,不工作应该会感到空虚吧。”

后来,这位听众再次问我这个问题,她戴着口罩,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我认真地想了想,答道:“如果你是在腾讯、阿里这样的公司工作,或许有可能。”她笑了,说自己就职于腾讯。

前段时间,社交媒体上有一则传言,说微软公司苏州分公司的员工为了防止从阿里、华为跳槽过去的同事“表演性加班”,专门开发了一种软件。

此传言后来被证明是假新闻,但仔细想来多少有点现实基础:阿里和华为的员工,加班确实非常普遍。这位想在40岁彻底解脱的女孩,也正为这样的加班所累。

社会舆论对如此加班深恶痛绝,“表演性加班”这个说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它的意思是,工作已经结束,本来没

有加班的必要,却仍然不肯下班,留在办公室装样子。这样的状态,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不应该发生在阿里和华为这样的新锐企业。

“表演性加班”很大程度上是网友想象出来的。有消息说,拼多多的办公大楼,卫生间设计非常“科学”,能保证员工如厕不会占用很长时间。由此看来,新型企业的员工工作繁忙,“表演性加班”的可信度并不高。

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承认,但的确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:有些人真的喜欢工作。如果工作使人快乐,为什么不能工作久一点?既然每天都要工作8小时或者更久,凭什么就认定加班的时段更痛苦呢?

有相当多的工作本身就是让人快乐的,我在报社当编辑时就深刻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些同事对版面上一根线的粗细纠结不已,对标题反复推敲,十分着迷。他们这么做,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工作,而是因为乐于此事。

我还记得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,讲的是多年前成都七中数学实验班的学生痴迷数学,相互出数学题,乐此不疲。如

今他们都是各个互联网公司的中坚力量,以他们为代表的“码农”们,在敲击键盘时,也许同样乐在其中。

我们总是把休闲当成享乐,而把工作置于对立面。这是工业社会的典型观念,因为在厂房里的机械式重复,可能缺乏乐趣,而休闲无疑是对于辛苦工作的补偿。但是,在后工业社会,越来越多的工作都有着创造性体验,也是人们获得快乐的源泉之一。

深刻的转变可能是这样发生的:过去人们认为工作是为老板打工,如今,工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。

在公司的考核之外,每个人心中都会对自己进行考核,既包括读书、旅行和看电影,也包括工作。哲学家韩炳哲将此定义为功绩主义,即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建功立业,尽管这个过程有时让人沮丧和郁闷。

或许我们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,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:你并没有那么讨厌工作,也不是那么渴望彻底的自由。

——摘自《支点》

点滴

人有三命

□ 梁晓声

著名作家梁晓声继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“茅盾文学奖”后,又推出长篇力作《我和我的命》,依然写的是关于命运的主题。

谈到命运时,梁晓声说:“人有三命:一是父母给的,原生家庭给的,叫天命;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,叫实命;三是文化给的,叫自修命。人的总和都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。天命有着不可违拗的一个方面,但通过自修命的个人奋斗,就能改变人生的实命,命运成为人生的强大支撑力量。”

——摘自《我和我的命》

我把世界缩小了

□ 田中达也

田中达也,微型图片摄影师。从2011年4月20日开始,他每天会在个人网站、Facebook和Instagram上同步一张微缩场景的图片,从未间断。

在他的眼中,曲别针可以是惊险刺激的跳楼机、眼影盒就是健身房、草帽可以是带有美丽行星环的土星……日常的生活用品成了故事中的主角,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瞬间变得充满趣味。即使不是特殊的节日,也可以找到无数值得庆祝的理由。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

找到那个高尚的自己

□ 李影

之举必将换来人世间更多的温暖,更多的美好!

和一个同事在操场上散步,在围墙根无意中捡到一张身份证,不料,没往前走几步,又发现五张不同的银行储蓄卡、一张医保卡和一张公交卡。毋庸置疑,失主的钱包一定是被盗了,这些卡对小偷来说是无用的,于是就被丢弃在这里了。我一边想着失主的着急,一边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,索性收好这些卡,带回家,问老公怎么能够找到卡的主人。老公说他会想办法尽快找到卡的主人。对于老公的办事能力,我是笃信的。果然,第二天回到单位后,根据公交卡上面的办理单位提示,他几经电话问询,最终把这些卡物归原主了。

我开玩笑地问老公:“她来取卡,怎么表示的?”“还能怎么表示?一声‘谢谢’就行了。卡交给本人了,咱也心安了。”老公说。凡事做好自己足矣,这比期求别人如何而为要重要得多。

人在旅途,得与失,喜与悲,感慨系之。东坡先生有言:“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”其实,有时失去的,何尝不会置换为另一份得到?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人真的就像洋葱一样,是分层次的,有时,我们无法辨识谁是好人善良的,谁是坏人恶意的,而我们也无法苛求别人做到这样或那样,所以,我只能告诉自己去做一个好人,简单的、善良的自己,不为得失,只为一份心安,已是高尚的人!

——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曼君

□ 蒋勋

最近曼君从美国回来。我们将近十年没有见了,她却还是老样子。

读大学的时候,我们同校,又一块儿办了一个文学社,所以常在一起。我喜欢朗读杜甫的“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”,觉得苍凉得很。只是那时候真是幸福,幸福到敢用人生的沧桑来玩耍做作。十年后,大家都多少在生活中跌过跤、受过挫折,都添了许多伤痕,反倒怕触痛了,变得礼貌而小心。我们的问答也只止于询问近日境况。

少年时的狂热浪漫一过,我们大约都有一种觉悟,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凡人而已,英雄的慷慨悲歌实在是距离我们太过遥远了。我们如果有沧桑,我们的沧桑也只是生活中琐细的一点点辛酸吧?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悲怆或剧痛。

我和曼君在饭馆吃晚饭,她告诉我她的先生、她的工作,她也很仔细地描述起她住的那个城市的种种。曼君告诉我,她每天都要开四十分钟车去工作,有时候出门迟了,只好开快车。有一次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下,开了罚单,跑到法院去,却看到一群开快车被罚上法庭的老手。他们教曼君,一等法官喊人,就站到被告席上,别等法官开口,自己先举起右手说:“Guilty(我错了)!”这样就不会被罚,只要去驾驶学校补上一课就好了。

曼君说到这里,举起右手,一副无辜的赖皮相,说:“Guilty!”我们都大笑起来,笑完却半天没说话。

我们仿佛忽然就懂得了什么是生活,就像一种无休无止的驾驶,你不可能一直保持一样的速度,所以你不知为什么就想越轨一次,譬如说开快车,然后去法院说:“我错了!”——连这悔罪也带着一种耍赖。

我们慢慢学会了自嘲或耍赖,用来打发生活的疲倦与单调,跟生命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,并为此快乐许久。

吃完饭,我陪曼君去士林夜市。她看到地摊上才一百元一双的皮鞋,惊叫起来,把一手的包包盒盒全塞给我,俯下身,一双一双地试穿起来。

我在一旁看着曼君专注认真的样子,忽然有一种感动。我想: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年轻时想的那样奢侈,可以任性地挥霍。曼君飞了大半个地球回来,岂是为了这地摊上廉价的一百元一双的鞋子?然而她遵守着一个小市民主妇的姿态,毫不马虎地试着,试着。十年后,有过那么多奇异梦想的曼君,也变得踏实起来,她选的与其说是一双便宜的鞋子,毋宁说是她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吧!

——摘自《青岛早报》



■ 赐稿邮箱:dtwbzj@163.com